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五燈會元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徐莊

欽定四庫全書

五燈會元卷三

宋 釋普濟 撰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於唐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誕感白氣應於玄象在安康之分太史瞻見奏聞高宗皇帝帝乃問是何祥瑞大史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帝傳勅金州太守韓偓親往存慰其家家有

三子唯師最小炳然殊異性唯恩讓父乃安名懷讓年  
十歲時唯樂佛書時有三藏玄靜過舍告其父母曰此  
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至垂拱三年方十五歲  
辭親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  
後習毗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上人  
間無有勝者時同學坦然知師志氣高邁勸師謁嵩山  
安和尚安啓發之乃直指詣曹谿參六祖祖問甚麼處  
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

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證則不無汚染即不得祖曰祇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師執侍左右一十五年先天二年往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即馬祖也在衡嶽山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瓢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曰磨作

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甌豈得成鏡邪師曰磨甌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

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  
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  
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  
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入室弟子  
慙有六人師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其一  
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浩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達一人得  
吾耳善聽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照一人得吾舌善  
譚說嚴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一道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

心無所生法無所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  
慎辭哉有一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

處去師曰如大德為童子時相貌何在

法眼別云阿那箇是大德鑄成

底像

曰祇如像成後為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

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為  
衆說法否衆曰已為衆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  
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  
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云



自從兵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於衡嶽諡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

南嶽讓禪師法嗣

第一世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人也姓馬氏本邑羅漢寺出家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受具於渝州圓律師唐開元中習禪定於衡嶽山中遇讓和尚同參六人唯師密受心

印讓之一猶思之遷也同源而異派故禪法之盛始于二師劉軻云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不

見二大上為無知矣西天般若多羅記達磨云震旦雖  
潤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  
方羅漢僧又六祖謂讓和尚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馬  
駒蹋殺天下人厥後江西嗣法布於天下時號馬祖

始自建陽佛迹嶺遷至臨川次至南康龔公山大厯中  
隸名於鍾陵開元寺時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  
旨由是四方學者雲集座下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  
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  
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  
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

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夫求法者應  
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  
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  
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  
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  
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爲色知色空故生  
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  
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

亦祇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僧問和尚爲甚麼說  
即心即佛師曰爲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師曰非心  
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曰向伊道不是物  
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曰且教伊體會大道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即今是甚麼意龐居士問不昧本來  
人請師高著眼師直下覷士曰一等沒絃琴唯師彈得  
妙師直上覷士禮拜師歸方丈居士隨後曰適來弄巧  
成拙又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曰這

裏無水亦無舟說甚麼筋骨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  
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  
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  
物外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曰正是汝放身命處  
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丈豎起拂子師曰祇這箇為  
當別有丈拋下拂子僧問如何得合道師曰我早不合  
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曰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  
也有小師耽源行脚回於師前畫箇圓相就上拜了立

師曰汝莫欲作佛否曰某甲不解捏目師曰吾不如汝  
小師不對鄧隱峯辭師師曰甚麼處去曰石頭去師曰  
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即繞  
禪牀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峯  
無語却回舉似師師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  
聲峯又去依前問石頭乃噓兩聲峯又無語回舉似師  
師曰向汝道石頭路滑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畫長  
下三畫短曰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離此四字外請和

尚答師乃畫地一畫曰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

忠國師聞別云

何不問老僧

有講僧來問曰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問曰

座主傳持何法主曰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曰莫是師子兒否主曰不敢師作噓噓聲主曰此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主曰此亦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在窟法師曰出出入入是甚麼法主無對

百丈代云見麼

遂辭出門師召曰座主主回首師曰

是甚麼主亦無對師曰這鈍根阿師洪州廉使問曰喫

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  
福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轉化無  
窮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  
見洞壑平坦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  
言訖而回既而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  
日面佛月面佛二月一日沐浴跣趺入滅元和中謚大  
寂禪師塔曰大莊嚴

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姓王氏卅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江西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室時三大士爲角立焉師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却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曰汝憶父母邪師曰無曰被人罵邪師曰

無曰哭作甚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同事  
曰有甚因緣不契師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大師曰  
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為某甲說大  
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同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  
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為  
甚却笑師曰適來哭如今笑同事罔然次日馬祖陞堂  
衆纔集師出卷却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  
來未曾說話汝為甚便卷却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扭得

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師再參侍立次祖目視繩牀角拂子師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取拂子豎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師挂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自此雷音將震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以居處巖巒峻極故號百丈既處之未朞月參玄之賓四方麈至瀉山黃檗當其首一日師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

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

瀉山問仰山百丈再

參馬祖因緣此二尊宿意旨如何仰云此是顯大機大用瀉云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云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導之師瀉云如是如是

有僧哭入法堂來

師曰作麼曰父母俱喪請師選日師曰明日來一時埋

却瀉山五峯雲巖侍立次師問瀉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山曰却請和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峯峯曰和尚也須併却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巖曰和尚有也未師曰喪我兒孫師謂衆曰我要一人傳語西堂阿誰去得五峯曰某甲去師曰汝作麼生傳語峯曰待見西堂即道師曰見後道甚麼峯曰却來說似和尚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

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  
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  
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  
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  
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  
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聚議一衆皆安  
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是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  
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

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  
轉不錯合作箇甚麼師曰近前來向汝道檗近前打師

一掌師拍手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瀉山舉問  
仰山仰曰

黃檗常用此機瀉曰汝道天生得從人得仰曰  
亦是稟受師承亦是自性宗通瀉曰如是如是

時瀉山

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舉野狐話問典座作麼生座

撼門扇三下司馬曰大麤生座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

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獨坐大雄峯僧禮拜師便打上

堂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

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  
阿誰曰某甲師曰汝識某甲否曰分明箇師乃舉起拂  
子曰汝遠見麼曰見師乃不語普請鏤地次忽有一僧  
聞鼓鳴舉起鏤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  
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甚麼道理便恁麼曰  
適來肚饑聞鼓聲歸喫飯師乃笑問依經解義三世佛  
冤離經一字如同魔說時如何師曰固守動靜三世佛  
冤此外別求即同魔說因僧問西堂有問有答即且置



無問無答時如何堂曰怕爛却那師聞舉乃曰從來疑  
這箇老兄曰請和尚道師曰一合相不可得師謂衆曰  
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衆  
無對雲巖問和尚每日區區爲阿誰師曰有一人要巖  
曰因甚麼不教伊自作師曰他無家活問如何是大乘  
頓悟法要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  
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  
心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

雲開日出相似但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  
五欲八風不動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  
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  
不散透過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為道人善惡是非俱  
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捨一法名為大乘人不被一  
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爲無爲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  
拘繫名為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  
繫縛處處自在名為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問對一切

境如何得心如木石去師曰一切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會起若干種知見生若干種愛畏但了諸法不自生皆從自己一念妄想顛倒取相而有知心與境本不相到當處解脫一一諸法當處寂滅當處道場又本有之性不可名目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與諸染法相應名人天二乘界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為無為

縛脫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諸妄虛幻塵  
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  
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夫學道人若遇種種苦樂稱意  
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利養衣食不貪功德利  
益不爲世間諸法之所滯礙無親無愛苦樂平懷麤衣  
遮寒糲食活命兀兀如愚如聾稍有相應分若於心中  
廣學知解求福求智皆是生死於理無益却被知解境  
風之所漂溺還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

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著無求復同於有求若著無為  
復同於有為故經云不取於法不取非法不取非非法  
又云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  
相似不被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  
自由不為一切有為因果所縛不被有漏所拘他時還  
以無因縛為因同事利益以無著心應一切物以無礙  
慧解一切縛亦云應病與藥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  
具諸善得解脫否師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亦未得

一切處解脫曰如何是心解脫及一切處解脫師曰不求佛法僧乃至不求福智知解等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為是亦不住盡處亦不欣天堂畏地獄縛脫無礙即身心及一切處皆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身口意淨便以為了不知河沙戒定慧門無漏解脫都未涉一毫在努力向前須猛究取莫待耳聾眼暗面皺髮白老苦及身悲愛纏綿眼中流淚心裏惴惶一無所據不知去處到恁麼時節整理脚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名聞利

養都不相救為心眼未開唯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  
佛道一生所有善惡業緣悉現於前或忻或怖六道五  
蘊俱時現前盡數嚴好舍宅舟船車輦光明顯赫皆從  
自心貪愛所現一切惡境皆變成殊勝之境但隨貪愛  
重處業識所引隨著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總  
未定問如何得自由分師曰如今得即得或對五欲八  
風情無取舍慳嫉貪愛我所情盡垢淨俱亡如日月在  
空不緣而照心心如木石念念如救頭然亦如香象渡

河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夫  
讀經看教語言皆須宛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祇  
明如今鑒覺自性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轉是汝導師  
能照破一切有無諸境是金剛慧即有自由獨立分若  
不能恁麼會得縱然誦得十二常陀典祇成憎上慢却  
是謗佛不是修行但離一切聲色亦不住於離亦不住  
於知解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事若向明理  
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



是三乘教皆治貪瞋等病祇如今念念若有貪瞋等病  
先須治之不用求覓義句知解知解屬貪貪變成病祇  
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亦離於離透過三句外自然  
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祇恐不是佛被有  
無諸法縛不得自由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被福智載去  
如賤使貴不如先立理後有福智若要福智臨時作得  
撮土成金撮金為土變海水為酥酪破須彌為微塵攝  
四大海水入一毛孔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

義伏惟珍重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

首師曰是甚麼

藥山目之為百丈下堂句

師兒時隨母入寺拜佛指

佛像問母此是何物母曰是佛師曰形容似人無異我

後亦當作焉師凡作務執勞必先於衆主者不忍密收

作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於人既徧求作具

不獲而亦忘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寰

宇矣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歸寂諡大智禪師塔曰

大寶勝輪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者鄭州新鄭人也姓王氏幼慕空  
宗唐至德二年依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詣嵩嶽受具  
足戒初習相部舊章究毗尼篇聚次遊諸講肆歷聽楞  
伽華嚴入中百門觀精練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  
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為衆僧行粥次馬祖問桶裏是甚  
麼師曰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話祖便休自餘同叅  
之流無敢詰問貞元十一年憇錫于池陽自建禪齋不  
下南泉三十餘載大和初宣城廉使陸公亘嚮師道風

遂與監軍同請下山伸弟子之禮大振玄綱自此學徒  
不下數百言滿諸方目為郢匠上堂然燈佛道了也若  
心相所思出生諸法虛假不實何以故心尚無有云何  
出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  
如吹網欲令氣滿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  
教你兄弟行履據說十地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得諸佛  
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  
界普現色身或示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入涅槃使無

量入毛孔演一句經無量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  
衆生得無生法恐尚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  
全乖大難大難珍重上堂曰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  
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不  
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問僧  
曰夜來好風曰夜來好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曰吹  
折門前一枝松次問一僧曰夜來好風曰是甚麼風師  
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曰是甚麼松師曰一得一失師有

書與茱萸曰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寥非內  
僧達書了便問萸如何是寬廓非外萸曰問一答百也  
無妨曰如何是寂寥非內萸曰覩對聲色不是好手僧  
又問長沙沙瞪目視之僧又進後語沙乃閉目示之僧  
又問趙州州作喫飯勢僧又進後語州以手作拭口勢  
後僧舉似師師曰此三人不謬為吾弟子南泉山下有  
一庵主人謂曰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見主曰  
非但南泉出世直饒千佛出興我亦不去師聞乃令趙

州去勘州去便設拜主不顧州從西過東又從東過西  
主亦不顧州曰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舉似師師  
曰我從來疑著這漢次日師與沙彌攜茶一瓶盞三隻  
到庵擲向地上乃曰昨日底昨日底主曰昨日底是甚  
麼師於沙彌背上拍一下曰賺我来賺我来拂袖便回  
上堂道箇如如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  
歸宗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漢又恁  
麼去也上堂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

趁出院去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師曰且道王老師  
過在甚處州禮拜而出師因至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  
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  
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  
神覷見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為甚麼被鬼神覷  
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玄覺云甚麼處是土地前  
更下一分飯雲居錫云是  
賞伊罰伊只如土地前  
見是南泉不是南泉師有時曰江西馬祖說即心即  
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



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問趙州曰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州曰汝却問取和尚僧乃問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師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黃檗與師為首座一日捧鉢向師位上坐師入堂見乃問曰長老甚麼年中行道檗曰威音王已前師曰猶是王老師兒孫在下去檗便過第二位坐師便休師一日問黃檗黃金為世界白銀為壁落此是甚麼人居處檗曰是聖人居處師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檗乃叉手立師曰道不得

何不問王老師。禪却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曰：可惜許。師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是長老見處麼。檗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師見僧斫木。次師乃擊木三下。僧放下斧子歸僧堂。師歸法堂良久，却入僧堂。見僧在衣鉢下坐。師曰：賺殺人。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師因東西兩堂爭貓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即救取貓兒。道不得

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即救得猫兒也師在方丈與杉山向火次師曰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山挿火箸叉手師曰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有僧問訊叉手而立師曰太俗生其僧便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一僧洗鉢次師乃奪却鉢其僧空手而立師曰鉢在我手裏汝口喃喃作麼僧無對師因入菜園見一僧師乃將瓦子打之其僧回顧師乃翹足

僧無語師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問訊曰和尚適來擲瓦

子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師曰翹足又作麼生僧無

對

後有僧問石霜云南泉翹足意作麼生霜舉手云還恁麼無

上堂王老師賣身去

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

汝作麼生買僧無對

臥龍代云屬某甲去也禾山代云是何道理趙州代云明年與和尚

縫一領布衫

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叅禮南陽國師師於路上

畫一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

師曰恁麼則不去也宗曰是甚麼心行師乃相喚便回

更不去禮國師

玄覺云只如南泉恁麼道是肯語是不肯語雲居錫云比來去禮拜國師南泉

為甚麼却相喚回且道古人意作麼生

師在山上作務僧問南泉路向甚

麼處去師拈起鎌子曰我這茆鎌子三十錢買得曰不

問茆鎌子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曰我使得正快有一

座主辭師師問甚麼處去對曰山下去師曰第一不得

謗王老師對曰爭敢謗和尚師乃噴嚏曰多少主便出

去

雲居膺云非師本意先曹山云賴也石霜云不為人斟酌長慶云請領話雲居錫云座主當時出去是會

不會師一日掩方丈門將灰圍却門外曰若有人道得即

開或有祇對多未愜師意趙州曰蒼天師便開門師翫月次僧問幾時得似這箇去師曰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曰即今作麼生師便歸方丈陸亘大夫問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師曰分明記取舉似作家曰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界成就師曰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陸異日謂師曰弟子亦薄會佛法師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曰寸絲不挂師曰猶是堦下漢師又曰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上堂次陸大夫曰

請和尚為衆說法師曰教老僧作麼生說曰和尚豈無  
方便師曰道他欠少甚麼曰為甚麼有六道四生師曰  
老僧不教他陸大夫與師見人雙陸指骰子曰恁麼不  
恁麼正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骰子曰臭骨頭十  
八又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鐫  
作佛還得否師曰得陸曰莫不得否師曰不得  
雲巖云  
坐即佛  
不坐則非佛洞山云  
不坐即佛坐即非佛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  
是物外道師便打州捉住棒曰已後莫錯打人去師曰

龍蛇易辨衲子難謾師喚院主主應諾師曰佛九十日  
在忉利天為母說法時優填王思佛請目連運神通三  
轉攝匠人往彼彫佛像祇雕得三十一相為甚麼梵音  
相雕不得主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賺殺人師問維那  
今日普請作甚麼對曰拽磨師曰磨從你拽不得動著  
磨中心樹子那無語

保福代云比來拽磨如今却不  
成法眼代云恁麼即不拽也

一

日有大德問師曰即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  
師意如何師曰大德且信即心是佛便了更說甚麼得



與不得祇如大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師住庵時有一僧到庵師向伊道我上山去作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自作飯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牀臥師待不見來便歸庵見僧臥師亦就伊邊臥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住庵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今如今不見師拈起毬子問僧那箇何似這箇對曰不似師曰甚麼處見那箇便道不似曰若問某甲見處和尚放下手中物師曰許你

具一隻眼陸大夫向師道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  
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  
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罔測又問天王居何地位  
師曰若是天王即非地位曰弟子聞說天王是居初地  
師曰應以天王身得度者即現天王身而為說法陸辭  
歸宣城治所師問大夫去彼將何治民曰以智慧治民  
師曰恁麼則彼處生靈盡遭塗炭去也師入宣州陸大  
夫出迎接指城門曰人人盡喚作雍門未審和尚喚作

甚麼門師曰老僧若道恐辱大夫風化曰忽然賊來時  
作麼生師曰王老師罪過陸又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  
眼作甚麼師曰祇如國家又用大夫作甚麼師洗衣次  
僧問和尚猶有這箇在師拈起衣曰爭奈這箇何玄覺云且  
道是一箇是兩箇師問僧良欽空劫中還有佛否對曰有師曰  
是阿誰對曰良欽師曰居何國土欽無語問祖祖相傳  
合傳何事師曰一二三四五問如何是古人底師曰待  
有即道曰和尚為甚麼妄語師曰我不妄語盧行者却

妄語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師曰何不問王老師曰問了也師曰還曾與汝為境界麼問青蓮不隨風火散時是甚麼師曰無風火不隨是甚麼僧無對師問不思善不思惡思總不生時還我本來面目來曰無容止可露山洞

云還曾將示人麼

師問座主你與我講經得麼曰某甲與和尚

講經和尚須與某甲說禪始得師曰不可將金彈子博銀彈子去曰某甲不會師曰汝道空中一片雲為復釘釘住為復藤纜著問空中有一珠如何取得師曰斫竹

布梯空中取曰空中如何布梯師曰汝擬作麼生取僧  
辭問曰學人到諸方有人問和尚近日作麼生未審如  
何祇對師曰但向道近日解相撲曰作麼生師曰一拍  
雙泯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父母已生了  
鼻孔在甚麼處師將順世第一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  
麼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曰某甲隨和尚  
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即須銜取一莖草來師乃  
示疾告門人曰星翳燈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

訖而逝

杭州鹽官海昌院齊安國師海門郡人也姓李氏生時  
神光照室後有異僧謂之曰建無勝幢使佛日回照者  
豈非汝乎長依本郡雲琮禪師落髮受具後聞大寂行  
化於龔公山乃振錫而造焉師有奇相大寂一見深器  
之乃令入室密示正法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  
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師曰却安舊處著僧送  
至本處復來詰問師曰古佛過去久矣有講僧來參師

問座主蘊何事業對曰講華嚴經師曰有幾種法界曰  
廣說則重重無盡畧說有四種師豎起拂子曰這箇是

第幾種法界主沈吟師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

日下孤燈果然失照

保福聞云若禮拜即喫和尚棒禾  
山代云某甲不煩和尚莫怪法眼

代拊掌  
三下

僧問大梅如何是西來意大梅曰西來無意師

聞乃曰一箇棺材兩箇死漢

玄沙云鹽  
官是作家

師一日喚侍者

曰將犀牛扇子來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

兒來者無對

投子代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資福代  
作圓相心中書牛字石霜代云若還和尚

即無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

師一日謂衆曰虛空為鼓須彌為椎

甚麼人打得衆無對

有人舉似南泉泉云王老師不打這破鼓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

有法空禪師到請問經中諸義師一一答了却曰自禪

師到來貧道總未得作主人法空曰請和尚便作主人

師曰今日夜也且歸本位安置明日却來法空下去至

明旦師令沙彌屈法空禪師法空至師顧沙彌曰咄這

沙彌不了事教屈法空禪師屈得箇守堂家人來法空

無語法昕院主來參師問汝是誰對曰法昕師曰我不



識汝昕無語師後不疾宴坐示滅謚悟空禪師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上堂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  
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  
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  
祇是依他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祇為目前有物僧問  
如何是玄旨師曰無人能會曰向者如何師曰有向即  
乖曰不向者如何師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  
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

問苦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曰子還聞  
否曰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趯下師嘗與南  
泉同行後忽一日相別煎茶次南泉問曰從來與師兄  
商量語句彼此已知此後或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  
曰這一片地大好卓庵泉曰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  
師乃打翻茶銚便起泉曰師兄喫茶了普願未喫茶師  
曰作這箇語話滴水也難銷僧問此事久遠又如何用  
心師曰牛皮鞞露柱露柱啾啾凡耳聽不聞諸聖呵

呵笑師因官人來乃拈起帽子兩帶曰還會麼曰不會  
師曰莫怪老僧頭風不卸帽子師入園取菜次乃畫圓  
相圍却一株語衆曰輒不得動著這箇衆不敢動少頃  
師復來見菜猶在便以棒趁衆僧曰這一隊漢無一箇  
有智慧底師問新到甚麼處來曰鳳翔來師曰還將得  
那箇來否曰將得來師曰在甚麼處僧以手從頂擎棒  
呈之師即舉手作接勢拋向背後僧無語師曰這野狐  
兒師剗草次有講僧來參忽有一蛇過師以鉏斷之僧

曰久嚮歸宗元來是箇麤行沙門師曰你麤我麤曰如  
何是麤師豎起鉏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與麼  
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置你甚處見我斬蛇僧  
無對雲巖來參師作挽弓勢巖良久作拔劒勢師曰來  
太遲生上堂吾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大眾近前師曰  
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問如何是觀音行師乃彈指  
曰諸人還聞否曰聞師曰一隊漢向這裏覓甚麼以棒  
趁出大笑歸方丈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諸方學五味

禪去師曰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祇有一味禪曰如何  
是一味禪師便打僧曰會也會也師曰道道僧擬開口  
師又打僧後到黃檗舉前話檗上堂曰馬大師出八十  
四人善知識問著箇箇局漉漉地祇有歸宗較些子江  
州刺史李渤問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  
納須彌莫是妄譚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  
否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  
俛首而已李異日又問一大藏教明得箇甚麼邊事師

舉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曰請師指示師曰遇人即途中授與不遇即世諦流布師以目有重瞳遂將藥手按摩以致兩目俱赤世號赤眼歸宗焉後示滅諡至真禪師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鄭氏幼歲從師於荊州玉泉寺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即心是佛師即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真舊隱縛筇燕處唐貞元中鹽官會下有僧因採拄杖迷路至庵所問和尚在此多

少時師曰祇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  
師曰隨流去僧歸舉似鹽官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  
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招之師答以  
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  
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  
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大寂聞師住  
山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  
大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

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

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即心即佛其

僧曰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

僧問禾山大梅恁麼道意作麼生禾山云真師

子兒龐居士聞之欲驗師實特去相訪纔相見士便問久

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曰熟也你向甚麼處下口

士曰百雜碎師伸手曰還我核子來士無語自此學者

漸臻師道彌著上堂汝等諸人各自回心達本莫逐其

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心元是



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且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法本自如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蒲花柳絮竹針麻線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語次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山見師夾山便舉問未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師曰一親一疎夾山復問那箇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

夾山住後自云當時失一隻眼

新羅僧參師問發足甚

處曰欲通來處恐遭怪責師曰不可無來處也曰新羅  
師曰爭怪得汝僧作禮師曰是與不是知與不知祇是  
新羅國裏人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  
容間聞鼯鼠聲乃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  
持吾今逝矣言訖示滅永明壽禪師讚曰師初得道即  
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真化  
不移何妨出沒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

曾住五臺  
山金閣寺

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

滅向何方滅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答曰佛從無為  
來滅向無為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  
住歸無住來為衆生來去為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  
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  
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與大海天地及日  
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  
答曰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  
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

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毗陵人也姓宣氏初謁馬祖遂得披剃受具後遠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石頭據坐師便行頭隨後召曰闍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是這箇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悟乃拗折拄杖而棲止焉

洞山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大難承當然雖如此猶涉在途長慶云險玄覺

云那箇是涉在途處有僧云為伊三寸途中薦得所以在途玄覺云為復薦得自己為復薦得三寸若是自己

為甚麼成三寸若是三寸為甚麼悟去  
且道洞山意作麼生莫亂說子細好

唐貞元初住白

沙道場復居五洩僧問何物大於天地師曰無人識得  
伊曰還可雕琢也無師曰汝試下手看問此箇門中始  
終事如何師曰汝道目前底成來得多少時也曰學人  
不會師曰我此問無汝問底曰和尚豈無接人處師曰  
待汝求接我即接曰便請和尚接師曰汝少欠箇甚麼  
問如何得無心去師曰傾山覆海晏然靜地動安眠豈  
采伊元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沐浴焚香端坐告衆

曰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吾今溷散  
胡假興哀無自勞神須存正念若遵此命真報吾恩儻  
固違言非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尚向甚麼處去師曰無  
處去曰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所覩洞山云言畢奄然  
順化作家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因於市肆行見一客人買豬肉語  
屠家曰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刀叉手曰長史那箇  
不是精底師於此有省又一日出門見人舁喪謨郎振

鈴云紅輪決定沈西去未委魂靈在那方幕下孝子哭  
曰哀哀師忽身心踊躍歸舉似馬祖祖印可之住後僧  
問如何是道師便吐僧曰學人未領旨師曰去上堂心  
若無事萬法不生意絕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體  
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  
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極則向上一路千聖  
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上堂夫大道無中復誰先後  
長空絕際何用稱量空既如斯道復何說上堂夫心月

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空復是何  
物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  
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  
佛無異始為道矣上堂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  
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  
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為無事人猶  
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  
迹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為增語禪德直須



自看無人替代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  
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覲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  
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貌得吾真否衆將所寫真呈皆  
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貌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化  
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師乃奄化  
謚凝寂大師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侍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  
祖曰急師曰急箇甚麼祖曰看水師使扇次僧問風性

常住無處不周和尚為甚麼却搖扇師曰你祇知風性  
常住且不知無處不周曰作麼生是無處不周底道理  
師却搖扇僧作禮師曰無用處師僧着得一千箇有甚  
麼益問僧甚處來僧不審師又問甚處來僧珍重師下  
牀擒住曰這箇師僧問着便作佛法祇對曰大似無眼  
師放手曰放汝命通汝氣僧作禮師欲扭住僧拂袖便  
行師曰休將三歲竹擬比萬年松師同南泉二三人去  
謁徑山路逢一婆乃問徑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

師曰前頭水深過得否婆曰不濕脚師又問上岸稻得與麼好下岸稻得與麼怯婆曰總被螃蟹喫却也師曰禾好香婆曰沒氣息師又問婆住在甚處婆曰祇在這裏三人至店婆煎茶一瓶携盞三隻至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即喫茶三人相顧問婆曰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於是拈盞傾茶便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默然僧又問石霜此意如何霜曰主人擎拳帶累闍黎拖泥涉水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初謁徑山後參大寂學徒既衆僧堂牀榻為之陷折時稱折牀會也自大寂去世師常患門徒以即心即佛之譚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而云即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劒去遠矣爾方刻舟時號東寺為禪窟焉相國崔公羣出為湖南觀察使見師問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譏曰既云見性其柰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謝之

法眼別云是相公眼公見

鳥雀於佛頭上放糞乃問鳥雀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  
公曰為甚麼向佛頭上放糞師曰是伊為甚麼不向鷄  
子頭上放仰山參師問汝是甚麼人仰曰廣南人師曰  
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仰曰是師曰此珠如何仰  
曰黑月即隱白月即現師曰還將得來也無仰曰將得  
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仰叉手近前曰昨到瀉山亦被  
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真師子兒善能  
哮吼仰禮拜了却入客位具威儀再上人事師纔見乃

曰已相見了也仰曰恁麼相見莫不當否師歸方丈閉却門仰歸舉似漚山為曰寂子是甚麼心行仰曰若不恁麼爭識得他後復有人問師曰某甲擬請和尚開堂得否師曰待將物裏石頭煖即得彼無語

藥山代云石頭煖也

唐

長慶癸卯歲歸寂謚傳明大師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虔化廖氏子八歲從師二十五具戒有相者覩其殊表謂之曰骨氣非凡當為法王之輔佐也師遂參禮大寂與百丈海禪師同為入室皆承印

記一日大寂遣師詣長安奉書于忠國師國師問曰汝師說甚麼法師從東過西而立國師曰祇這箇更別有師却從西過東邊立國師曰這箇是馬師底仁者作麼生師曰早箇呈似和尚了也尋又送書上徑山

語在國  
一章

屬連帥路嗣恭延請大寂居府應期盛化師回郡得大寂付授衲袈裟令學者親近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智藏其僧乃來問師師曰汝何不問和尚僧曰和尚

令某甲來問上座師曰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得問  
取海兄去僧又去問海百丈和尚海曰我到這裏却不  
會僧乃舉似馬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馬祖一日問師  
曰子何不看經師曰經豈異邪祖曰然雖如此汝向後  
為人也須得曰智藏病思自養敢言為人祖曰子末年  
必興於世師便禮拜馬祖滅後師唐貞元七年衆請開  
堂李尚書嘗問僧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僧曰大師或說  
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李曰總過這邊李却問師馬



大師有甚麼言教師呼李翱李應諾師曰鼓角動也師  
普請次曰因果歷然爭奈何爭奈何時有僧出以手托  
地師曰作甚麼曰相救相救師曰大眾這箇師僧猶較  
些子僧拂袖便走師曰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僧問  
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却那  
後有僧舉問長慶慶云相逢盡  
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制空禪師謂師曰日出

太早生師曰正是時師住西堂後有一俗士問有天堂  
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

答言有曰和尚恁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邪  
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  
他道一切總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  
妻否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俗士禮謝而去師  
元和九年四月八日歸寂憲宗謚大宣教禪師穆宗重  
謚大覺禪師

京兆府章敬寺懷暉禪師泉州謝氏子上堂至理亡言  
時人不悉強習他事以為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

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鑒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  
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  
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為不了故取於  
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  
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為不虧實相僧問心法雙亡指歸  
何所師曰郢人無汙徒勞運斤曰請師不返之言師曰  
即無返句

後僧舉問洞山山云  
道即甚道罕遇作家

百丈和尚令僧來候師

上堂次展坐具禮拜了起來拈師一隻鞞鞋以衫袖拂

却塵了倒覆向下師曰老僧罪過或問祖師傳心地法  
門為是真如心妄想心非真非妄心為是三乘教外別  
立心師曰汝見目前虛空麼曰信知常在目前人自不  
見師曰汝莫認影像曰和尚作麼生師以手撥空三下  
曰作麼生即是師曰汝向後會去在有僧來遶師三匝  
振錫而立師曰是是長慶代云和尚佛法身心何在其僧又到南泉亦  
遶南泉三匝振錫而立泉曰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  
終成敗壞僧曰章敬道是和尚為甚麼道不是泉曰章

敬即是汝不是

長慶代云和尚是甚麼心行雲居錫云章敬未必道是南泉未必道不是

又云這僧當初但持錫出去恰好

小師行脚回師問曰汝離此間多少

年邪曰離和尚左右將及八年師曰辦得箇甚麼小師於地畫一圓相師曰祇這箇更別有小師乃畫破圓相便禮拜師曰是不是不是僧問四大五蘊身中阿那箇是本來佛性師乃呼僧名僧應諾師良久曰汝無佛性唐元和十三年示滅謚大覺禪師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建州朱氏子依越州大雲寺智和

尚受業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  
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我這裏一物也無  
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曰阿那箇  
是慧海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  
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  
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老遽歸奉養乃  
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姪  
玄晏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告衆曰越州有大珠圓

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中有知師姓朱者相推來

越尋訪依附

時號大珠和尚

師謂曰禪客我不會禪並無一法

可示於人不勞久立且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

事不得已隨問隨答其辯無礙時有法師數人來謁曰

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問如何

是佛師曰清潭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

法眼云是即沒交涉

僧

良久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

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却問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

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  
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邪師曰若言如來有  
所說法則為謗佛是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  
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僧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  
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  
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從來  
未悟說甚却迷曰請禪師為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  
座却不識如來僧禮拜曰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



法如義何得忘却曰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  
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  
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  
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却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  
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  
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  
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  
直用直行是無等等曰禪師如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

而去有行者問即心即佛那箇是佛師曰汝疑那箇不  
是佛指出看者無對師曰達即徧境是不悟永乖踈律  
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家落空  
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  
者俱是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  
滯教體豈不落空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明曰  
何得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  
那得落空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

唯落空兼乃錯會名言明作色曰何處是錯處師曰未

辨華竺之音如何講說明曰請禪師指出錯處師曰豈

不知悉達是梵語邪明雖省過而心猶憤然

梵語具云婆曷刺他

悉陀中國翻云一切義成舊云悉達多猶是訛畧梵語也

又曰夫經律論是佛語讀

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趣塊師子戲人

經律論是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明曰阿彌陀佛有父母

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

顏明曰出何教文師曰出鼓音王經法明禮謝讚歎而

退有三藏法師問真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識為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為大智真如若無變易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藏曰若爾者真如即有變易也師曰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即是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

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真如變易便作變易解會說不變  
易便作不變易解會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道流  
問世間還有法過於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  
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不師曰元氣自元氣道自道  
曰若如是者則應有二也師曰知無兩人又問云何為  
邪云何為正師曰心逐物為邪物從心為正源律師問  
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  
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

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韞光大德問禪師自知生處否師曰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即是無生法無離生法有無生祖師曰當生即不生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即是性故名識性了即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

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  
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黃華若是般若  
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喫  
筍應總喫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對面迷佛長劫  
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臥無非  
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光又問太虛能生靈  
智否真心緣於善惡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向  
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住寂寞人有慧否懷傲

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證人苦行求  
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  
一為說師曰太虛不生靈智真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  
機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  
慧沈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  
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  
為魔曰若如是畢竟無所有也師曰畢竟是大德不是  
畢竟無所有光踊躍禮謝而去問儒釋道三教同異如



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有老宿見日影透窻問師為復窻就日日就窻師曰長老房中有客歸去好師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曰有師曰作麼生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麼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恁麼和尚作麼生師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曰某甲不會請和尚說師曰我太煞

與汝說了也僧問如何是佛佛道齊師曰定也師因入京路逢官人喫飯忽見驢鳴官人召曰頭陀師舉頭官人却指驢師却指官人

法眼別云  
但作驢鳴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向汝道師便近前祖打一擗曰六耳不同謀且去來日來師至來日獨入法堂曰請和尚道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出來問與汝證明師忽有省遂曰謝大衆證明乃繞法堂一匝便去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  
各從虎邊過了泉問歸宗適來見虎似箇甚麼宗曰似  
箇猫兒宗却問師師曰似箇狗子又問南泉泉曰我見  
是箇大蟲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乃曰生潭師曰無生  
泉曰無生猶是末泉行數步師召曰長老泉回頭曰作  
麼師曰莫道是末普請擇蕨次南泉拈起一莖曰這箇  
大好供養師曰非但這箇百味珍羞他亦不顧泉曰雖  
然如是箇箇須嘗過始得

玄覺云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

僧問如何是

本來身師曰舉世無相似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一日在法堂後坐禪馬祖見乃吹師耳兩吹師起見是祖却復入定祖歸方丈令侍者持一椀茶與師師不顧便自歸堂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嘗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

後僧問曹山古

人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是甚麼病山曰攢簇不得底病曰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山曰人人盡有曰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正覓起處不得曰一切衆生為甚麼不病山曰一切衆生若病即非衆生曰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有曰既有為甚麼不病山曰為伊惺惺僧問如何修行師曰好

箇阿師莫客作曰畢竟如何師曰安置即不堪問如何  
是正修行路師曰涅槃後有曰如何是涅槃後有師曰  
不洗面曰學人不會師曰無面得洗

撫州石鞏慧莊禪師向好弋獵因逐鹿從馬祖庵前過祖  
乃逆之師遂問還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  
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  
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一箭射  
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羣祖

曰汝既知如是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師擲下弓箭投祖出家一日在廚作務次祖問作甚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子真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載三平章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堂曰捉得師曰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師曰汝不解捉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孔拽堂作忍痛聲曰太煞拽人鼻孔直欲脫去師曰直須

恁麼捉虛空始得衆叅次師曰適來底甚麼處去也有  
僧曰在師曰在甚麼處僧彈指一聲問如何免得生死  
師曰用免作甚麼曰如何免得師曰這底不死死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承聞師兄畫得先師  
真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擘臂開示之亮便禮拜師曰莫  
禮莫禮亮曰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曰汝禮先師  
真那亮曰因甚麼教莫禮師曰何曾錯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快馬一鞭快人一言有事何

不出頭來無事各自珍重僧問一言作麼生師乃吐舌  
云待我有廣長舌相即向汝道洞山參方上法堂師曰  
已相見了也山便下去明日卻上問曰昨日已蒙和尚  
慈悲不知甚麼處是與某甲已相見處師曰心心無間  
斷流入於性海山曰幾合放過山辭師曰多學佛法廣  
作利益山曰多學佛法即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曰  
一物莫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可道你是也

忻州鄜村自滿禪師上堂古今不異法爾如然更復何



也雖然如此這箇事大有人罔措在僧問不落古今請  
師直道師曰情知汝罔措僧欲進語師曰將謂老僧落  
伊古今曰如何即是師曰魚騰碧漢階級難飛曰如何  
免得此過師曰若是龍形誰論高下僧禮拜師曰苦哉  
屈哉誰人似我上堂除却日明夜暗更說甚麼即得珍  
重問如何是無諍之句師曰喧天動地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每見僧來拍口作和和聲仰山謝  
戒師亦拍口作和和聲仰從西過東師又拍口作和和

聲仰從東過西師又拍口作和和聲仰當中而立然後謝戒師曰甚麼處得此三昧仰曰於曹谿印子上脫來師曰汝道曹谿用此三昧接甚麼人仰曰接一宿覺仰曰和尚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於馬大師處得此三昧仰問如何得見佛性義師曰我與汝說箇譬喻如一室有六窻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猩猩猩猩即應如是六窻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曰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祇如內獼猴睡著外獼猴欲與相

見又且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曰猩猩與汝相見了譬如螭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

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雲居錫云中邑當時若不得仰山這一句語何處有中邑也崇

壽稠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精  
鬼脚手佛性義在甚麼處玄覺云若不是仰山爭得見  
中邑且道甚麼處是  
仰山得見中邑處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僧問如何是曹谿門下客師曰南來燕曰學人不會師曰養羽候秋風問如何是宗乘極則事師曰秋雨草離披南泉至見師面壁乃拊師背師

問汝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

汾州無業禪師商州上洛杜氏子母李氏聞空中言寄居得否乃覺有娠誕生之夕神光滿室甫及卅歲行必直視坐即跏趺九歲依開元寺志本禪師受大乘經五行俱下諷誦無遺十二落髮二十受具戒於襄州幽律師習四分律疏纔終便能敷演每為衆僧講涅槃大部冬夏無廢後聞馬大師禪門鼎盛特往瞻禮祖覩其狀

貌奇偉語音如鐘乃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祇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開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德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便領悟乃禮拜祖曰這鈍漢禮拜作麼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汾州正開自得旨後詣曹谿禮祖塔及廬嶽天台徧尋聖迹後住開元精舍學者致問多答之曰莫妄想唐憲宗屢召師皆辭疾不赴暨穆

宗即位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阜等齋詔迎請至彼作禮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尚且順天心不可言疾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去矣乃澡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惠惛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為境惑一為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唯此

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  
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茶毗日祥雲五  
色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璨若珠玉弟子等貯以金瓶塋  
于石塔當長慶三年謚大達國師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僧問如何得六根滅去師曰輪劒  
擲空無傷於物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共坐不相識曰  
恁麼則學人禮謝去也師曰暗寫愁腸寄與誰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衢州須江徐氏子唐憲宗嘗詔入

內於麟德殿論義有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曰聖上一  
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  
禪師曰法師祇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  
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祇這  
一點尚不奈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臥畢竟以何  
為道有對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  
得知者是乎有對無分別者是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  
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乎有對四禪八定是



師曰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邪衆皆杜口  
師却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  
利曰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  
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  
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益加欽重有一僧乞置塔  
李翱尚書問曰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僧無  
對僧却問師師曰他得大闡提元和十三年歸寂謚慧  
覺禪師

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吳興李氏子初依國一禪師受具後叅馬祖發明心地祖令送書與忠國師國師曰馬大師以何法示徒曰即心即佛國師曰是甚麼語話良久又問曰此外更有何言教師曰非心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師曰馬大師即恁麼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師後居伏牛山上堂曰即心即佛是無病求藥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灑底句師曰伏

牛山下古今傳示滅於隨州開元寺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衢州信安祝氏子年十三見殺  
生者盡然不忍食乃求出家初習毗尼修止觀後參大  
寂乃得心要唐貞元六年始行化於吳越間八年至鄱  
陽山神求受八戒十三年止嵩山少林寺僧問如何是  
道師曰大好山曰學人問道師何言好山師曰汝祇識  
好山何曾達道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曰有曰和尚還  
有否師曰我無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

師曰我非一切衆生曰既非衆生莫是佛否師曰不是  
佛曰究竟是何物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  
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曰不可思議元和四年憲宗詔  
至闕下侍郎白居易嘗問曰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  
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應  
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  
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曰  
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

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曰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  
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為病  
曰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邪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  
離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怠勤即近執  
著怠即落無明此為心要云爾僧問道在何處師曰祇  
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  
我故即不見和尚還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  
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元和十二

年二月晦日陞堂說法訖就化謚大徹禪師

鄂州無等禪師尉氏人也出家於龔公山密受心要出住隨州土門一日謁州牧王常侍辭退將出門牧召曰和尚師回顧牧敲柱三下師以手作圓相復三撥之便行後住武昌大寂寺一日大衆晚參師見人人上來師前道不審廼謂衆曰大衆適來聲向甚麼處去也有一僧豎起指頭師曰珍重其僧至來朝上參師乃轉身面壁而臥佯作呻吟聲曰老僧三兩日來不多安樂大德

身邊有甚麼藥物與老僧些小僧以手拍淨餅曰這箇淨餅甚麼處得來師曰這箇是老僧底大德底在甚麼處曰亦是和尚底亦是某甲底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麥豆曰學人不會師曰大眾欣然奉持上堂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眨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

此事師曰蹉過也谷乃掀倒禪牀師便打

長慶代云悄然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頭上

有寶冠者不是曰如何即是師曰頭上無寶冠洞山來  
參禮拜起侍立少頃而出却再入來師曰祇恁麼祇恁  
麼所以如此山曰大有人不肯師曰作麼取汝口辯山  
便禮拜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曰汝口在甚麼處曰無  
口師曰將甚麼喫飯僧無對洞山代云他不師尋常見

僧來便面壁南泉聞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向佛未出世

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

玄覺云為復  
唱和語不肯

語保福問長慶祇如魯祖節文在甚麼處被南泉恁麼  
道長慶云退已讓於人萬中無一箇羅山云陳老師當



時若見背上與五火抄何故為伊解放不解收玄沙云  
我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抄雲居錫云羅山玄沙總恁麼  
道為復一般別有道理若擇得出許上座佛法  
有去處玄覺云且道玄沙五火抄打伊著不著

常州芙蓉山太毓禪師金陵范氏子因行食到龐居士  
前士擬接師乃縮手曰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機  
居士還甘否士曰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曰非關他事  
士曰食到口邊被他奪却師乃下食士曰不消一句士  
又問馬大師著實為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曰某甲尚  
未見他作麼生知他著實處士曰祇此見知也無討處

師曰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士曰一向言說師又失宗  
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否師曰直是開口不得可  
謂實也士撫掌而出寶歷中歸齊雲入滅謚大寶禪師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盧江何氏子隨父守官泉南因  
而出家詣建陽謁馬祖祖尋遷龔公山師亦隨之祖將  
歸寂謂師曰夫玉石潤山秀麗益汝道業遇可居之師  
不曉其言是秋遊洛回至唐州西見一山四面懸絕峯  
巒秀異因詢鄉人曰紫玉山師乃陟山頂見石方正瑩

然紫色歎曰此其紫玉也先師之言懸記耳遂剪茅構

舍而居焉後學徒四集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去師曰汝

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曰如何出離師曰青山不礙白雲

飛于頓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

師曰于頓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公失色師乃指曰

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相公

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

藥山聞曰噫可惜于家漢生理向紫玉山中公聞乃謁見藥山

山問曰聞相公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否公曰不敢乃曰承聞有語相救今日特來山曰有疑但問公曰如

何是佛山召于頓公應諾  
山曰是甚麼公於此有省

元和八年弟子金藏叅百丈

回師曰汝其來矣此山有主也於是囑付訖策杖徑去

襄州道俗迎之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

五臺山隱峯禪師邵武軍鄧氏子

時稱鄧隱峯

幼若不慧父

母聽其出家初遊馬祖之門而未能覩與復來往石頭

雖兩番不捷

語見馬祖章

而後於馬祖言下相契師問石頭

如何得合道去頭曰我亦不合道師曰畢竟如何頭曰

汝被這箇得多少時邪石頭剗草次師在左側叉手而

立頭飛剗子向師前剗一株草師曰和尚祇剗得這箇  
不剗得那箇頭提起剗子師接得便作剗草勢頭曰汝  
祇剗得那箇不解剗得這箇師無對

洞山云還  
有堆阜麼

師一日

推車次馬祖展脚在路上坐師曰請師收足祖曰已展  
不縮師曰已進不退乃推車碾損祖脚祖歸法堂執斧  
子曰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祖前引頸祖  
乃置斧師到南泉覩衆僧叅次泉指淨瓶曰銅瓶是淨  
瓶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師拈起淨瓶向

泉面前瀉泉便休師後到瀉山便入堂於上板頭解放  
衣鉢瀉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內相看師見來便作  
臥勢瀉便歸方丈師乃發去少間瀉山問侍者師叔在  
否曰已去瀉曰去時有甚麼語曰無語瀉曰莫道無語  
其聲如雷師冬居衡嶽夏止清涼唐元和中荐登五臺  
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軍交鋒  
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  
兩軍將士仰觀事符預夢闔心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

惑衆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滅先問衆曰諸方遷  
化坐去臥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曰有師曰還有  
倒立者否曰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  
體時衆議昇就茶毗屹然不動遠近瞻觀驚歎無已師  
有妹為尼時亦在彼乃拊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  
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憤然而踣遂就闍維收  
舍利建塔

潭州石霜

亦作龍

大善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春日雞鳴曰學人不會師曰中秋犬吠上堂大眾出來  
出來老漢有箇法要百年後不累汝衆曰便請和尚說  
師曰不消一堆火

泉州龜洋無了禪師本郡沈氏子年七歲父攜入白重  
院視之如家因而捨愛至十八剃度受具於靈巖寺後  
參大寂了達祖乘即還本院之北樵采路絕師一日策  
杖披榛而行遇六眸巨龜斯須而失乃庵此峯因號龜  
洋一日有虎逐鹿入庵師以杖格虎遂存鹿命洎將示



化乃述偈曰八十年來辨西東如今不要白頭翁非長  
非短非大小還與諸人性相同無來無去兼無住了却  
本來自性空偈畢儼然告寂瘞于正堂垂二十載為山  
泉淹沒門人發塔見全身水中而浮閩王聞之遣使昇  
入府庭供養忽臭氣遠聞王焚香祝之曰可還龜洋舊  
址建塔言訖異香普熏傾城瞻禮本道奏謚真寂大師  
塔曰靈覺後弟子慧忠莖于塔左今龜洋二真身存焉  
忠得法於草庵義和尚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受心印於大寂後謁石頭瑩

然明徹出住西園禪侶日盛師一日自燒浴次僧問何

不使沙彌師撫掌三下

僧舉似曹山山云一等是拍手撫掌就中西園奇恠俱胝一指

頭禪蓋為承當處不諦當僧却問曹山西園撫掌豈不

是奴兒婢子邊事山云是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山云有

云如何是向上事山

叱云這奴兒婢子師養一犬常夜經行時其犬銜師

衣師即歸方丈又常於門側伏守忽一夜頻吠奮身作

猛噬之勢詰旦東厨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猋

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

毒無實性激發則強慈苟無緣寃親一揆言訖其蟒按  
首徐行倏然不見復一夕有羣盜至犬亦銜衣師語盜  
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將去終無所吝盜感其言皆稽  
首而散

袁州楊岐山甄叔禪師上堂羣靈一源假名為佛體竭  
形銷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涌心  
靈絕非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  
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執禪

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呈起數珠月罔措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某甲叅見石頭來曰見石頭得何意旨師指庭前鹿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渠儂得自由唐元和十五年歸寂茶毗獲舍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塔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上堂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

無知便下座

南泉云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半黃檗云不是南泉駁他要圓前話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杖夜出林麓問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問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師曰

然山曰騎却頭時如何師曰出頭即從汝騎不出頭騎甚麼山無對僧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曰和尚見甚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從此悟入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祇是不可見客裴曰在甚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觀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汀州水塘和尚問歸宗甚麼人宗曰陳州人師曰年多  
少宗曰二十二師曰闍黎未生時老僧去來宗曰和尚  
幾時生師豎起拂子宗曰這箇豈有生邪師曰會得即  
無生曰未會在師無語

濛谿和尚僧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良久僧便禮拜師  
曰汝作麼生會曰某甲終不敢無慙愧師曰汝却信得  
及問本分事如何體悉師曰汝何不問曰請師答話師  
曰汝却問得好僧大笑而出師曰祇有這僧靈利有僧

從外來師便喝僧曰好箇來由師曰猶要棒在僧珍重  
便出師曰得能自在

溫州佛嶼和尚尋常見人來以拄杖卓地曰前佛也恁  
麼後佛也恁麼問正恁麼時作麼生師畫一圓相僧作  
女人拜師便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賊也賊也問  
如何是異類師敲碗曰花奴花奴喫飯來

烏臼和尚玄紹二上座叅師乃問二禪客發足甚麼處  
玄曰江西師便打玄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汝既

不會後面箇師僧祇對看紹擬近前師便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參堂去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這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曰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來有人喫在曰爭柰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著箇漢僧禮拜師曰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師曰消得



恁麼消得恁麼

古寺和尚丹霞來參經宿明旦粥熟行者祇盛一鉢與師又盛一碗自喫殊不顧丹霞霞亦自盛粥喫者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霞問師何不教訓行者得恁麼無禮師曰淨地上不要點汚人家男女霞曰幾不問過這老漢

石曰和尚初參馬祖祖問甚麼處來師曰烏白來祖曰烏白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祖曰茫然且

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曰我有七棒寄打烏曰你還甘否師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本谿和尚因龐居士問丹霞打侍者意在何所師曰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士曰為我與師同參方敢借問師曰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士曰大老翁不可共你說是非師曰念翁年老士曰罪過罪過

石林和尚見龐居士來乃豎起拂子曰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子士奪却拂子却自豎起拳師曰正是丹霞機

士曰與我不落看師曰丹霞患瘕龐公患聾士曰恰是師無語士曰向道偶爾又一日問士某甲有箇借問居士莫惜言語士曰便請舉來師曰元來惜言語士曰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師乃掩耳士曰作家作家

亮座主蜀人也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祖曰將甚麼講師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師不肯

便出將下塔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豁然  
大悟便禮拜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麼師曰某甲所  
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  
時冰釋禮謝而退乃隱于洪州西山更無消息

黑眼和尚僧問如何是不出世師師曰善財拄杖子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十年賣炭漢不知秤畔星

米嶺和尚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醜陋任君嫌不  
挂雲霞色師將示滅遺偈曰祖祖不思議不許常住世

大衆審思惟畢竟祇這是言訖而寂

齊峯和尚龐居士來師曰俗人頻頻入僧院討箇甚麼  
士回顧兩邊曰誰恁麼道師乃咄之士曰在這裏師曰  
莫是當陽道麼士曰背後底聾師回首曰看看士曰草  
賊大敗士却問此去峯頂有幾里師曰甚麼處去來士  
曰可謂峻硬不得問著師曰是多少士曰一二三師曰  
四五六士曰何不道七師曰纔道七便有八士曰住得  
也師曰一任添取士喝便出去師隨後亦喝

大陽和尚因伊禪師相見乃問伊禪近日有一般知識  
向目前指教人了取目前事作這箇為人還會文彩未  
兆時也無曰擬向這裏致一問不知可否師曰荅汝已  
了莫道可否曰還識得目前也未師曰若是目前作麼  
生識曰要且遭人檢點師曰誰曰某甲師便喝伊退步  
而立師曰汝祇解瞻前不解顧後曰雪上更加霜師曰  
彼此無便宜

幽州紅螺山和尚有頌示門人曰紅螺山子近邊夷度

得之流半是奚共語問醺都不會可憐祇解那斯祁  
百靈和尚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問曰南嶽得力句  
還曾舉向人也無士曰曾舉來師曰舉向甚麼人士以  
手自指曰龐公師曰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及士却  
問阿師得力句是誰得知師戴笠子便行士曰善為道  
路師更不回首

鎮州金牛和尚每自做飯供養衆生至齋時舁飯桶到  
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

僧問長慶古人  
撫掌喚僧喫飯

意旨如何慶云大似因齋慶讚僧問大光未審慶讚箇甚麼光作舞僧禮拜光云這野狐精東禪齊云古人自出手作飯舞了喚人來喫意作麼生還會麼祇如長慶與大光是明古人意別為他分析今問上座每日持鉢掌盂時迎來送去時為當與古人一般別有道理若道別且作麼生得別來若一般恰到他舞又被喚作野狐精有會處麼若未會行脚眼在甚麼處

洛京黑澗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截耳臥街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乃換手槌胸

利山和尚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曰舌頭不出口曰為甚麼不出口師曰內外一如故問不歷僧祇獲法



身請師直指師曰子承父業曰如何領會師曰貶剥不  
施曰恁麼則大衆有賴去也師曰大衆且置作麼生是  
法身僧無對師曰汝問我與汝道僧問如何是法身師  
曰空華陽燄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見如何曰為甚  
麼如此師曰祇為如此

韶州乳源和尚上堂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衆中莫有  
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曰是甚麼  
時節出頭來便歸方丈

僧舉似長慶慶云不妨不妨  
資福代云為和尚不惜身命仰

山作沙彌時念經聲高師咄曰這沙彌念經恰似哭曰  
慧寂祇恁麼未審和尚如何師乃顧視仰曰若恁麼與  
哭何異師便休

松山和尚同龐居士喫茶士舉索子曰人人盡有分為  
甚麼道不得師曰祇為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士曰阿  
兄為甚麼却道得師曰不可無言也士曰灼然灼然師  
便喫茶士曰阿兄喫茶為甚麼不揖客師曰誰士曰龐  
公師曰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松山幾被箇

老翁惑亂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曰何不曾取未  
舉索子時

則川和尚蜀人也龐居士相看次師曰還記得見石頭  
時道理否士曰猶得阿師重舉在師曰情知久參事慢  
士曰阿師老耄不啻龐公師曰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士  
曰龐公鮮健且勝阿師師曰不是勝我祇欠汝箇幞頭  
士拈下幞頭曰恰與師相似師大笑而已師摘茶次士  
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曰不是老師洎荅公話

士曰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士曰莫怪適  
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曰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  
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拋却茶籃便歸方丈

忻州打地和尚自江西領旨常晦其名凡學者致問唯  
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  
後致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祇如和尚每日有人  
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即於竈內取柴一片擲在釜  
中

潭州秀溪和尚谷山問聲色純真如何是道師曰亂道  
作麼山却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麼即禍事也山又  
從西過東立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曰聲  
色純真事作麼生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後要箇人  
下茶也無在師曰要谷山這漢作甚麼山呵呵大笑  
江西裨樹和尚臥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麼吾  
曰蓋覆師曰臥底是坐底是吾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  
奈蓋覆何吾曰莫亂道師向火次吾問作麼師曰和合

吾曰慙麼即當頭脫去也師曰隔濶來多少時邪吾便拂袖而去吾一日從外歸師問甚麼處去來吾曰親近來師曰用簸這兩片皮作麼吾曰借師曰他有從汝借無作麼生吾曰祇為有所以借

京兆草堂和尚自罷參大寂至海昌和尚處昌問甚麼處來師曰道場來昌曰這裏是甚麼處師曰賊不打貧人家僧問未有一法時此身在甚麼處師作一圓相於中書身字

洞安和尚有僧辭師曰甚麼處去曰本無所去師曰善  
為闍黎曰不敢師曰到諸方分明舉似僧侍立次師問  
今日是幾日不知師曰我却記得曰今日是幾師曰今  
日昏晦

京兆興平和尚洞山來禮拜師曰莫禮老朽山曰禮非  
老朽師曰非老朽者不受禮山曰他亦不止洞山却問  
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即汝心是山曰雖然如此猶是某  
甲疑處師曰若恁麼即問取木人去山曰某甲有一句

子不借諸聖口師曰汝試道看山曰不是某甲山辭師曰甚麼處去山曰汭流無定止師曰法身汭流報身汭流山曰總不作此解師乃拊掌

保福云洞山自是一家乃別云覓得幾人

道遙和尚鹿西和尚問念念攀緣心心永寂師曰昨晚也有人恁麼道西曰道箇甚麼師曰不知西曰請和尚說師以拂子驀口打西拂袖使出師召衆曰頂門上著眼

福谿和尚僧問古鏡無瑕時如何師良久僧曰師意如



何師曰山僧耳背僧再問師曰猶較些子問如何是自  
已師曰你問甚麼曰豈無方便師曰你適來問甚麼曰  
得恁麼顛倒師曰今日合喫山僧手裏棒問緣散歸空  
空歸何所師乃召僧僧應諾師曰空在何處曰却請和  
尚道師曰波斯喫胡椒

洪州水潦和尚初叅馬祖問曰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  
曰禮拜著師纔禮拜祖乃當胸蹋倒師大悟起來拊掌  
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祇向

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禮謝而退住後每告衆曰自從  
一喫馬祖蹋直至如今笑不休有僧作一圓相以手撮  
向師身上師乃三撥亦作一圓相却指其僧僧便禮拜  
師打曰這虛頭漢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動則影現覺  
則水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拊掌呵呵大笑凡接  
機大約如此

浮盃和尚凌行婆來禮拜師與坐喫茶婆乃問盡力道  
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盃無剩語婆曰未到浮盃

不妨疑着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歛手哭曰蒼天  
中更添冤苦師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為  
人即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盃被這老婆  
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  
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  
悲可痛一罔措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和  
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  
瘡一曰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便打一曰為甚麼却打

某甲州曰似這伎死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此語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覲面提覲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荅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潭州龍山和尚

亦云  
隱山

問僧甚麼處來曰老宿處來師曰

老宿有何言句曰說則千句萬句不說則一字也無師  
曰恁麼則蠅子放卵僧禮拜師便打洞山與密師伯經  
由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  
人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  
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曰無  
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  
住此山多少時邪師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  
先住師曰不知洞曰為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

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闖入海直至於今絕消息洞山始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主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清風拂白月洞山辭退師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閒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因茲燒庵入深山不見後人號為隱山和尚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儒業  
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  
為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  
為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  
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  
吾自偶諧頭頭非取舍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  
絕點埃神通併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曰子以緇邪  
素邪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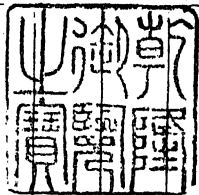
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乃留駐參承二載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樂頭共說無生話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因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瘥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



致問曰座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主無對士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祇如居士意作麼生士以偈荅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疏親勸君休歷座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并信受總是假名陳主聞偈欣然仰歎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驕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有女名靈照常鬻竹漉離以供朝夕士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

賢聖了事凡夫易復易即此五蘊有真智十方世界一  
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  
佛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  
浮士座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  
如何會照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  
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士因賣漉籬下橋  
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照曰見爺倒  
地某甲相扶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

照遽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  
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  
于公頓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  
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  
江湖緇白傷悼謂禪門龐居士即毗耶淨名矣有詩偈  
三百餘篇傳於世



五燈會元卷三